



浙江金华婺剧团粉墨登场精彩演出《相国志》

晓阳：千年社戏祈平安

□李郁 林耀琳

在世界地质公园福安白云山麓的晓阳镇,每逢农历六月,都要在太后宫厅连演六天社戏祈福平安。最后一天要演到翌日天亮。这一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沿袭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。“晓阳神戏透天光”在当地传为佳话。

7月16日,农历六月十一,我们前往晓阳镇探访这一独特民俗。重檐歇山顶的古老建筑——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太后公厅,从宋代建成起演戏地点便选在了那里。太后公厅,穿透式木构架建筑,由太后牌坊和谢氏众厅组成,占地面积430平方米,可容纳约1500人观戏。戏台柱新贴对联:“万里舟航雍容辉此日,千年文物雅乐畅宗风。”乡人谢开仁向我们道出了晓阳社戏的悠久历史:“晓阳谢氏的先祖谢七公,原是河南固始县人,官拜提刑。唐末奸臣当道,谢七公不满现状,作诗讽刺奸臣祸国殃民,不料被上奏皇帝,要将他满门抄斩。谢七公举家逃往福建。船行海上,遇狂风大作,海浪滔天,船身摇曳,倾覆在即。情急之下,谢七公跪地,对天许愿,祈愿神明显灵,助他们平安到达福建,日后每年六月,“演戏六本,以谢神恩。”许完愿,神奇的事发生了,海上渐渐风平浪静,谢七公平安到达福建,先到古田,后又迁居晓阳。从此以后,每年农历六月,谢氏一族都会请来戏班连演六天大戏。谢氏一脉在晓阳开枝散叶,原为答谢神灵庇佑的“神戏”演变成晓阳最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。

夜色拢起,华灯初上,藏在夜晚里的精彩拉开序幕。远远的,便闻锣鼓铿锵,京胡声响。晚七时许,便有许多闻讯而来的乡亲们渐渐聚拢在太后宫厅,里三层外三层将戏台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因为疫情缘

故,社戏被迫停演了三年,今年刚刚恢复演出。熟悉的旋律响起,吸引来了十里八乡的群众。戏场里人流涌动、熙熙攘攘,婉转动听的旋律、欢声笑语的人们,久违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。戏场外,小商小贩们叫卖着花生、瓜子、糖果等零食。人们边看戏边吃,津津有味。演出的是浙江金华民间戏班带来的经典剧目。舞台上,白胡子老生甩起了帽翅,漂亮的旦角把水袖舞得眼花缭乱,帅气的武生随着锣鼓腾挪

跳跃,惹得观众掌声不断。

中国的乡村社会,每逢年节等重要日子,许多地方都有求福佑、保平安、祈丰收、逐瘟疫的社戏上演。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随着时代的变迁,社戏逐渐被现代、多元的娱乐手段所取代,然而晓阳的社戏传统却跨越千年的流光岁月传承至今,与他们偏居一隅,山阻水隔,生活安定不无关系。

现今的晓阳村及附近村落,有人口7000余人,30多个姓氏聚居,其中姓谢占了半数。早年,每次社戏开演均由谢氏子孙筹办,按代划分,选出戏头,轮流组织。村里还有专门田块,通过出租收取租

金,用于支付戏班费用,称为“戏头田”。解放后,社戏筹办改为按村民生产小组划分,轮流组织。公演神戏的第6天,晓阳村举行隆重的请神仪式:由戏头带领一队人马,抬着灵官大帝神像,举着彩辇,扛着香篮,敲锣打鼓,燃放神铙,浩浩荡荡,一路踩街。沿街村民信众手持香火,迎神接福,热闹的神事活动让人大饱眼福。

晓阳社戏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烙印着一方乡愁。富有地方特色的社戏祈福习俗,让人们实现了与乡土社会的情感连接,也成为世界地质公园白云山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。



“神戏”演变为晓阳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



太后公厅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

茶乡采风,来到福安白云山麓坦洋村。

穿过巍峨大气的“坦洋历史文化名村”牌坊,悠然信步于参天古树耸立的村口。驻足“真武桥”上观景:村前清流如练,村后松杉苍翠,远近茶园碧绿。史料有云:坦洋旧称“板洋”(形如长块木板),原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。明洪武四年(1371年),村民培植出来一种“菜茶”,遍蒔山麓。清代咸丰、同治年间(公元1851年~公元1874年),坦洋人用菜茶做原料试制“坦洋工夫”红茶,曾声名远扬。据《福安县志》记载,最隆盛时,坦洋一条街就有36家茶行,每年制干茶两万多箱。“三月坦洋好景世,左右茶行大街中;茶季到来千家好,茶袋铺路做床倒(躺)”。这首传唱至今的民谣,正是19世纪中叶坦洋市井繁华与茶季繁忙的写照。

沿着溪畔景观步道走进村,随处可见清代风格的茶栈茶场、茶商群宅、大族宗祠、风雨廊桥、土筑雕楼、老式油坊古建筑……每一个遗存都如同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,等待着我们去翻阅、去感悟。穿越时光的印记,邂逅茶村里的妈祖庙,不禁让人油然而生“坦洋水路”“茶有远方”的感慨。历史上,坦洋人倚仗“四山排闼,一水中流”的便捷,通过船运舶载将大批茶叶直通远洋。海上的“保护神”妈祖,自然成为祈求水运平安的精神寄托。清道光三十年(公元1850

在坦洋遇见“敬惜字纸”

□郑望

年),坦洋茶商仿造福州台江福安会馆样式修建“天后宫”,拜谒者甚多。1853年,清政府同意闽茶在福州码头出口,自此形成了以赛岐港为起点、主运坦洋工夫的“海上茶路”。于是,为祈求“水运茶路”一帆风顺,在每年的妈祖诞辰之日,茶帮便会将当年第一泡好茶叶敬献给妈祖,进而演变成为传统的茶拜仪式。可以说,坦洋“妈祖信俗”,是闽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之一。

“仁君御宇,圣德昭彰。妈祖降灵,四海平安。慈母华诞,功著旗常。茶帮庆祝,以播荣光。”坦洋工夫的文化之旅,妈祖庙值得一看。徜徉殿堂、黉舍回廊之间,深为文脉之丰沛所折服。路过“天后宫”门前,遇见一个类似于“金炉”的建筑,默默据守一隅。走近细看,上面嵌有“敬惜字纸”四个字。原本,这是一个焚烧带字纸张的炉子。记得《人谱类记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:宋时,王曾的父亲“见字纸遗弃,必拾而以香汤洗之,然后焚化”。妻临产时,梦见孔圣人她说:“汝家爱惜字纸,阴功甚大。我已奏上

帝,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,使汝家富贵非常。”梦后生儿王曾,连中三元,官封沂国公。王曾的故事在历史上广为流传,成为敬惜字纸的典范。

“毋弃六书片纸,只因一字千金。”在坦洋人心中,“文字于吾人有如此莫大恩德,故我们至少从感恩心出发,也应该敬惜世间一切书籍字纸,而不可随意糟弃。”(《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》)坦洋工夫”创始人之一施光凌的传人施元辉先生(原外交部驻外领事)讲述,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,凡是带字的纸,都不能踩在脚下。在老家乡间,奶奶路上见着字纸,哪怕只有一小片也要捡拾起来,恭恭敬敬捧到“天后宫”,放入惜字炉中焚烧。每次烧完,奶奶还对着一堆灰烬作揖。古人云,“敬惜字纸,书女必淑”。即说,只要你做到爱惜字纸,敬畏文章,崇尚读书的女人必定贤淑善良,知书达理。

坦洋,一个茶香浸泡的村庄,也是一个书香四溢的村落。在坦洋传统习俗中,往往借助“惜字得福”的果报宣传,广布

《文昌帝君惜字功律》,劝人不以字书放湿处霉烂并扯碎践踏;生平不轻笔乱写涂抹好书,等等。明清时期,私塾文房或者读书人家都有一个字纸篓,挂在屋里佛像神案一侧,上书“敬惜字纸”。刻刻留心拾藏字篓,多即焚化;旧时代,茶商文人相互组织惜字会、敬字社,主要的活动是对于书籍、账簿、书信等妥善管理。由“字纸会”这一类组织雇用人力,扛着写着“敬惜字纸”的黄色大布袋,满街行走捡有字的纸屑,搜集装满袋后送入敬字炉焚化。敬字炉的存在,告诉我们,古人是如何敬重文字,敬重文化,也敬重与文字、文化有关的先贤,如文字的发明者仓颉、儒家的创始人孔子、理学的集大成者和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,唤起那颗对文化、文明的尊崇之心。

字迹藏炉穴,文光射斗墟。探秘坦洋茶商“富不丢书”的眷念,依稀能感受到俗世里的精神坚守。文字是有灵性的,不能随便毁弃。敬惜字纸,是一种特别有仪式感的古风;一种“仰视奎星圆曲之势”的传统古风;一种值得我们延续与重新思考的古风。那天,92岁的北大教授谢冕,在坦洋村口看到大学同学、福安籍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炯先生写的《坦洋赋》被刻在石碑上,不由自主地朗读起来:高峰耸翠兮若文笔,地灵人杰山川娇;碧水长流兮鱼皆乐,茶韵千载白云飘;坦洋村小兮人志大,抚今思昔勿自骄……